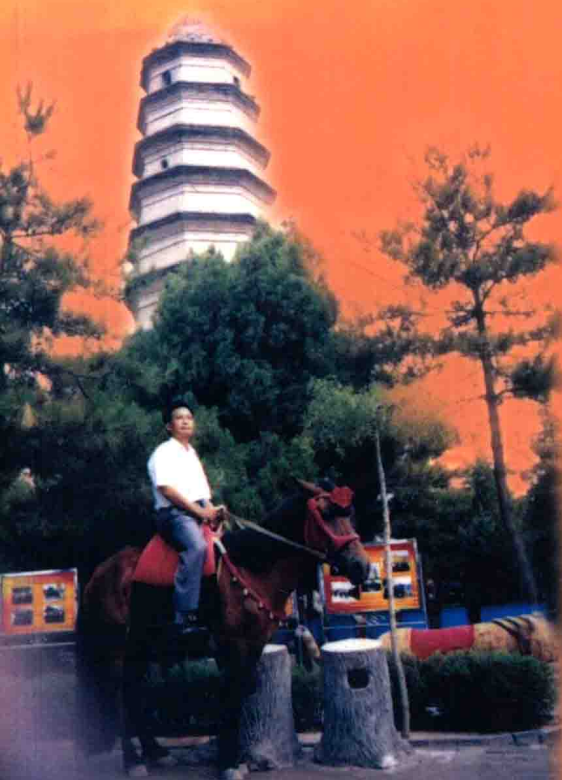


家我红旅

苏原生 著

银河出版社



美哉，红旅

苏原生 著

银河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

书 名：美哉，红旅
作 者：苏原生

出版发行：香港银河出版社

地 址：香港铜锣湾 邮政 31130 号信箱

规 格：889×1194mm 1/32

印 张：11.25

印 数：2000 册

字 数：290 千字

版 次：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统一书号：ISBN962-475-760-7

定 价：港 币 32 元
 人民币 38 元



中共一大旧址 (2005 年 8 月 6 日)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2005 年 8 月 7 日)



韶山毛泽东故居 (2005 年 5 月 7 日)



湖南浏阳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 (2005 年 5 月 7 日)



江西东固白云山与雷德根同志合影（2005年8月8日）



湘江战役界首指挥所（2005年7月13日）



作者在遵义会议纪念馆与老馆长石永言先生合影（2005年7月18日）



乌江天险（2005年7月16日摄于江心船头）



作者在鸡鸣三省村与李婧芳女士（右三）、罗勇（右一）
等当地朋友合影（2005年7月20日）



土城战役青杠坡战斗遗址（2005年7月19日）



笔者在金沙江皎平渡口与老船工李正
芳的儿子李贵才和他的母亲合影
(2005年7月23日)



泸定桥雄姿 (2005年7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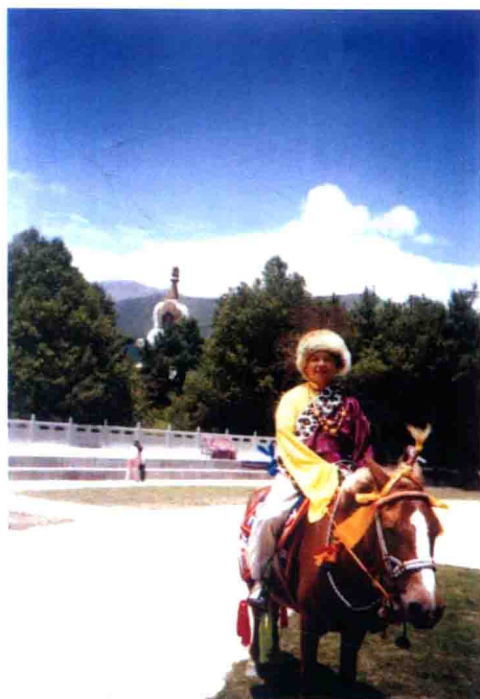
作者在巴西会议纪念馆与卓玛措老师和她的丈夫更登俄热先生合影
(2005年7月28日)



松潘草原景色 (2005年8月27日)



延安宝塔 (2005 年 8 月 1 日)



康定跑马坡
(2005 年 7 月 25 日)



南京总统府
(2005 年 8 月 7 日)



西柏坡纪念碑
(2005年8月6日)



贵州镇宁县城头巨标：“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2005年7月21日)



作者与詹文欢（前左）、詹必富（后左）、赖一凡（后中）、
钟建强（后右）合影（1983年）

萬古長魂
千秋壯志

外
山
公
題
書



邓正明将军为本书题辞（2005年11月）

红雨随心翻作浪

(自序)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一九二〇年早春，陈望道在自己的生身故乡——浙江省义乌县城西分水塘村，躲在破旧的柴屋里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头一句话。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从而使“中国改换了方向”的定论。

乘红色旅游热这股东风，笔者于2005年4月29日—5月7日和7月11日—8月12日这两个时段，自闽西、赣南、井冈山、湘东；继之从湘东南汝城沿当年中央红军长征经行路线，从湘南、桂东北、湘西南、黔东、黔北、黔西南、滇北、川西南、川西、川西北、甘南、宁南、甘东南抵陕北；再从陕北经太原抵西柏坡，最后从石家庄抵南京折沪后经赣返粤。

万里独行，风尘仆仆，为的是了却平生夙愿；作为共产党员，内在的情愫是补课；作为人生，外在的过程是历练。

上海“一大”会议旧址之行，深深地震撼我的心灵的，是“一大”十三位代表暨两位国际友人马林、尼柯尔斯基的蜡像群。由于每个代表都被塑得形神毕肖，致使我驻足凝思，似觉对每一位代表都有一段灵魂深处的对话。

就这么十三个人，代表五十三位共产党员，在这方丈之地，做了开天辟地的大事，最终使中国改变了方向，伟哉！

在这十三位代表中，毛泽东成了开国领袖；董必武成了新中国代主席；李达成了我党功勋卓著的马列主义理论家；王尽美为革命鞠躬尽瘁，早年病逝山东；还有李汉俊、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以及未参加“一大”而被公认为“当然代表”——最初启齿和陈独秀商议建党大事的李大钊，成了悲壮慷慨的“一大”烈士群！



在这个为举世之人额手钦敬的壮士群中，也许还应当包括当年出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部书记、参与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后来在广州起义中壮烈牺牲的张太雷。

然而，面对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陈公博和张国焘这五尊塑像时，我的心情是复杂而又沉重的。诚如鲁迅所言，革命队伍中的人“因为终极目标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我想，如若不是“一大”的代表，这些人在革命营垒中所造成的破坏力，尤其是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会相对的小些。唯其如此，对“一大”中出现的五位“另类”人物，就更是令人深长而思之。

如果说刘仁静、包惠僧连同连任五届总书记的旗手陈独秀等人中了托洛斯基的邪，堕落为“托派”，尚且也许有待评说或有可评说的话，卖国求荣的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特别市市长周佛海，千夫所指的汪伪政府立法院院长、代理政府主席（是汪精卫死后头号汉奸）陈公博和投敌叛变的张国焘，就更显得遗臭万年。

这三个身为“一大”代表的大叛徒，就党内造成的破坏力而言恐怕要数张国焘为最。十年前，笔者读四川人民出版社席军《巾帼悲歌》（第300—301页），知建国初年人民解放军向新疆进发时，当年西路军祁连山兵败后流落在武威的原红四军妇女独立团组织干事兼连指导员张怀碧（四川达县人），抱着一只大西瓜含着热泪站在欢迎解放军的人群中。她向亲人诉说：“我们是红四方面军的，我们的领导是张国焘！”亲人解放军回答她：“张国焘是叛徒，跑到国外去了！”消息闭塞且脱离红四方面军将近15年的张怀碧如同大晴天突遭雷击，瘫软在地痛哭起来。

可见，我们的干部、群众对自己曾经信赖的领袖是多的敬重和崇拜！而作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信赖的领袖，他又应当如何地珍重党和人民给他的权力和地位。

我审视着张国焘蜡像，心里头有莫名的恐惧！本来嘛，作为李大钊的高足，你理当像恩师那样的铁骨铮铮；作为“一大”会议从始至终的主持者暨当选为首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你理当懂得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诚；作为红四方面军的缔造者和领导者，

你理当在节骨眼上鼎力支持中央完成旷古卓绝的万里长征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然而，偏偏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最是需要你不遗余力北上抗日之际，你却鬼迷心窍对抗中央、分裂红军、另立中央、挥师南下，不得不服从中央北上后又暗渡陈仓——擅自指挥西路军北渡黄河横遭不测，最后终于叛党投敌！这叫为革命出生入死为人民死而后已而又一直蒙在鼓里一直服从你敬重你崇拜你的红四方面军八万将士，他们的心里头怎么承受得了！

同理，笔者把自己对战争年代的悲剧感悟迁移到和平年代，亦有类似的恐惧。例如，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当听到讲解员绘声绘色地讲述三河坝战役是如何的悲壮时，看到所有的观众无不动容，不知怎的，我像一个不懂事的放牛娃，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我就是来自三河坝的。”没想到此语一出，几十位参观者纷纷走上前来和我握手、问好，连讲解员也毫不责怪我的无知无理，走上前来挤在我的跟前和参观者们一同合影留念。我深深地感到，廉洁忠诚的干部和勤劳善良的人民群众，是多么的可爱可敬；我们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又是多么的珍重。而当我和他们握别之际，我的热乎乎的心顿然冷却，继之又渐渐的颤抖——少年时代，我是流着泪读完方志敏的《清贫》的呀！前些年，我又是咬紧牙关握紧拳读完南昌巨贪——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犯罪事实的详细材料的！

再如，去年（2004）因采访儒商之父潘亚暾教授事迹，于7月17日入黔那天，正好碰上媒体报道，说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因贪污500多万而被判处无期。今年7月中旬，笔者重走长征路入黔，到黄平地段，听当地长者说当年毛泽东路过此地看到一寡妇无衣无食晕倒在地，他脱下自己的棉衣帮她穿上，又把自己的毯子和一点干粮送给这个寡妇。笔者踏行四渡赤水主要线路后经过毕节时，当地群众对胡锦涛总书记任贵州省委书记时千方百计引导毕节人民脱贫致富，口碑甚佳。而当我路过镇宁县城呆着观赏巨幅宣传牌“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背景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二的黄果树瀑布胜景）时，又分明听到同车旅客你一言我一语地在议论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因涉贪五千万被判处



死刑的事。上梁不正下梁歪。省委书记青面獠牙贪污五百万；交通厅厅长当然势必张牙舞爪穷凶极恶不甘落后，来一个五千万！这五百万和五千万，对“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人民来说是一个什么数字——一目了然！

作为“闲谈”中的“民意”，诚如江西女才子于淑英的诗行——“庶民欲语却无声，五内生烟吐不成”，“强权得势吸民血，万咒千呼不下来”——你越骂，他越贪！嘿嘿！

作为“人去”之后的“政声”，则如我国诗坛“暴发户”诗人黄飞山诗句“权势者们——/ 头顶都盖上‘民选’的印章/ 勿把子弹当饭吃”，“《民心》——历史在这里浮沉！”

对此，江泽民总书记吼出洪钟般的大音声——“腐败不除，亡党亡国！”

江总书记此语并非大言欺人——千千万万的革命者为何“高唱壮歌埋葬蒋家王朝”？无他，腐败而已。

至于其他方面的有所感和有所思，则大都见诸本著内容。作为序言，轻轻一笔带过可也。

譬如，五岭至六盘之行，会使你懂得什么才叫艰苦卓绝，什么才叫不可战胜；延安暨关中、陕北之行，你能感到这片热土，不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还应当是国魂、兵魂、民族之魂的依托之地；西柏坡，党中央在这弹丸之地上指挥了摧枯拉朽犁庭扫穴的人民战争的战略反攻——大决战，锻造了新中国的雏形，你会明白什么叫人民战争，什么叫人民中国。

又如，濯足金陵，纵目千里大江，你能感觉到天翻地覆、气吞河山的中国革命，是开天辟地的民心之道。而横览百年中国，又会使你看到一代伟人自有一代伟人的使命——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能让举世华人剪掉辫子；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能让世代代当牛做马的农奴穿起裤子；邓小平设计开放改革，能让饿瘪了肚子的十亿国人拿起筷子。

红日照遍了东方，龙的传人在纵情歌唱……

谨此而已，是为自序。

2005年12月26 于洪中